







孟子



史記列傳曰

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一說字子輿騶人也

本騶亦作鄒受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道

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人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

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

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

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當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兵起。

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

自孔子沒而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

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不工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sub>レ</sub>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一箇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

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

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

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成化庚子  
吉府重刊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章句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此放。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聲饜於  
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孟子集言卷一  
二  
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不援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五子集言卷一  
三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鴈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麋音憂鶴詩

作翯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北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



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



也。罟，網也。洿，窞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數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也。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

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知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

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

波。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語去聲。卒上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齧音核舍上聲齧音速與平聲

胡齧齊臣也。豐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鬯郊也。齧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

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齧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懼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

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擊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

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

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不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解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



也。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

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

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



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  
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  
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  
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  
樂下字音洛孰樂

亦音  
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  
聲

此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子集言卷一  
二  
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感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音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芻音初。蕘音饒。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牙。阱。

反性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南。句踐事吳。

獯音獯。

熏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編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  
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昔詩作旅徂昔謂密  
人侵阮祖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谷也  
以谷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福也對谷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  
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  
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  
以除暴亂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  
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御小  
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

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

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 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舜。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

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

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

者弗息。矜矜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古 聆



反縣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屬。賄賂，側目貌。胥，相也。讓，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

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

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



陟里反招與韶  
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也。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扶大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粦獨。

聲擊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粦，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淫，謂儲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孺，妻子也。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粦，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托。戰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疆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

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吉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宣南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辭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

右而言他。

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



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成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  
上聲。女音汝。下同。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  
益。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  
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

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



箠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然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

霓。五稽反。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



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楷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



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問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扶音疆

聲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

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邑作邑。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邑作邑。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



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

反馬於  
度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

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龜鬮蛟蛟龍

考渚三王而不繆

繆

以上中庸

沒階階

趨進趨進其也

注引陸氏曰同

無毋自辱焉

冉有遲緝

不冉冉子

以上論語

將以與寡鍾鍾

王曰吾憎憎

古公亶甫父

凶年飢饉饑歲

則

塞于于天地之間

太春山之於丘垤

矢人唯惟

恐不傷人

太春哲嘗曰

藪叟底底隙

好勇鬪狠狠

二石頊頊

厥向

人能充充其穿窬穿窬之心

以上孟子

以上皆與舊氏書同宋何本合



龜鼉蛟龍

考渚三王而不繆

諤

以上中庸

沒階階

趨進翼名也

法引陸氏曰同

無毋自辱焉

冉有遲朝

不作冉子

以上論語

將以嬰鐘鐘

吾曰吾婚婚

古公亶甫父

凶年飢饉饑

則

塞于乎天地之間

太泰山之於丘垤

矢人帷帷

怒不傷人

太泰誓曰

藪叟底底

扞勇鬪狠狠

二石頤頤厥向

人能充無穿窬窬之心

以上孟子

以上皆其體氏書自宋刊奪合







